

在北京逐渐熄灭高炉的同时，一座新钢铁之城在渤海之滨拔地而起——近40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工业迁移和造城故事。

别了，首钢

□文 / 袁祥德

中国东部渤海湾边上的小城唐山市，22岁的刘恒在抱怨中被塞进一辆开往当地曹妃甸开发区的私人汽车。刘恒是中国第九冶金建设公司的一名焊接工人，这家公司承担了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一期项目2250热轧工程第五标段水处理设施的厂房和设备安装。尽管他参与过数个大型工程，但曹妃甸惊世骇俗的工程规模仍让他震惊不已。在这块面积达11.9平方公里的首钢第一期项目工地上，他第一次看到如此多的项目部、工程队、建设公司全部出现，超过10万人在昼夜奋战。

首钢集团，一度是中国工业的代名词和北京经济繁荣的象征。但是进入新世纪，首钢的环境污染问题变成了外界更关心的话题——首钢每年排放的可吸入颗粒物达1.8万吨，而这正是北京的首要污染物。2008年奥运会，则让这个问题更加突出。2005年，国家发改委就原则同意《首钢集团实施压产、搬迁、结构调整、环境治理方案》，要求首钢在2010年前将涉钢产业全部搬出北京，并同意在河北曹妃甸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作为首钢搬迁的载体。去年10月，首钢进一步表示，将在2008年减产整整3个月，以帮助北京在奥运会期间减轻空气污染。

196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业迁移和造城故事由是开始。首钢首先要面临的是减产带来的经济损失，在目前钢铁需求量逐步增大的情况下，首钢因为减产和搬迁，钢铁产量将削减400万吨。其次是在整体搬迁费用高达500亿、仍有近8万职工在岗的情况下，首钢集团如何在收支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搬迁。

根据首钢的时间表，在整体搬迁完成后，首钢集团的产能有望超过2000万吨，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同时获得升级，以重新夺回它在钢铁行业的光荣。“这是首钢人为成功举办奥运会而对社会和全世界作出的贡献。”首钢董事长朱继民说。



海上造城

曹妃甸工业区。首钢的整体搬迁给这块新大陆注入了神奇活力，彻底改变着这里的一切。2007年至今，几乎是一夜之间，工业区完成了通信、供水、供电、供暖改造，地下管网的铺设则在快速推进，首钢京唐工程进度更是日新月异，一个崭新工业城市的形象几乎清晰浮现于每个人的脑际。

2005年10月，在经过多方筹备后，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在唐山市注册成立，首钢占51%股份，唐钢占49%，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亲自为新公司揭牌。围海造地的序幕据此拉开。长江武汉航道工程局、天津航道局、上海航道局、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这些国内顶尖的围海造地公司迅速进入曹妃甸。

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几家航道局花费了一年半时间，直到2006年底才将11.9平方公里的海面填平，为首钢京唐工程的开展奠定基础。

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主管马晓表示，目前“吹沙填海”用掉的沙子，相当于曹妃甸到北京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从地面垒高5米，并往返一个来回。

2007年3月，在路面、打桩等基础工作完成后，首钢京唐钢铁建设项目正式开工，项目一期年设计生产能力970万吨钢铁，总投资677亿，一时间曹妃甸集结了数万名工人。

这一切都让那些有着强烈财富欲望的人激动不已，大批生意人前来淘金。极短时间内，这个圆形聚居区内的店铺迅速增加，行业日趋健全。

此起彼伏

北京石景山，首钢10万平方米居民区、体育中心等各种附属建筑鳞次栉比。从首钢东门进入厂区，西南侧是一个长达300米的集装箱式建筑，这是首钢两大主力炼钢厂之一的

第三炼钢厂。4月1日,这座年产能达300万吨的钢厂全部关闭,除了看守和清理车间的几名工人,这座巨大的车间已经人去楼空。这是首钢整体搬迁以来第一个整体停产的工厂。

面对2010年最后期限,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艰难的。现在,钢铁价格不断上调,这个时候压缩产能带来钢铁收入与主营业务利润的大幅降低。

目前,首钢集团北京总部仅剩第二炼钢厂正常运转,年产能达到400万吨;炼铁厂5个炼铁高炉中,5号、4号高炉已经熄火,今年下半年还会停掉一个高炉,仅由两个高炉供应第二炼钢厂。可以说,首钢整体搬迁已到中局,也到了最关键时刻。

实际上,自2001年北京获得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后,首钢整体搬迁就已经成为共识。首钢集团宣传部吴建新处长表示,搬迁总体原则是,首钢总部一边压产,曹妃甸新厂的产能一边投产,做到产能此起彼伏。

不过,这样有效的衔接只是理想状态,曹妃甸新厂建设无法保证2008年上半年投产,这意味着首钢必须提前将总部生产能力转移到曹妃甸之外的其他地方。

幸运的是,首钢产能的外迁已有积累。2003年,首钢关停了污染严重的第一炼钢厂。以压缩200万吨产能。2004年10月,首钢迁钢公司200万吨项目正式投产,并迅速启动二期工程,至2006年12月,迁钢总产能已达400万吨,同时首钢秦皇岛(首秦)钢铁基地也在不断扩产。这大大缓解了首钢搬迁中保持经济效益稳定和转移产能的压力。

另一方面,在首钢集团强烈要求下,国家发改委同意首钢在北京顺义建设一个年产能150万吨的冷轧板生产线,以确保停产后续首钢职工的分流。2007年11月,首钢顺义冷轧生产线正式投产。这一年,首钢集团还控股唐山市一家民营钢铁企业——宝业集团,在此基础上组建首钢宝业钢铁公司,这家企业粗钢生产能力达300万吨。

如此一来,曹妃甸钢铁基地正式投产前,首钢产能和钢铁主业逐渐向顺义、迁安和秦皇岛三地转移,从而形成“一业多地”格局。

实际上,整体搬迁对首钢来说,不仅是一次空间转移,还是战略调整与突围。1994年,首钢集团钢产量达到800多万吨,居全国第一。随后10多年,受制于环保压力,首钢产量一直徘徊不前,宝钢、武钢、鞍钢则纷纷扩产。首钢在中国钢铁行业中的排名已然今非昔比。从最初规划开始,首钢整体搬迁就不是复制一个新工厂,而是希望借此新建一座先进的钢铁生产基地。首钢董事长朱继民曾表示,很多同行听到首钢要在曹妃甸建精品钢材基地都

笑了,但首钢有信心把京唐公司建设成世界最先进的钢厂之一。

双城未来

首钢搬迁过程中,最棘手、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职工的安置与分流,这也是首钢集团一系列复杂操作的初衷。

目前,首钢集团总部涉钢产业有员工近8万人,大部分员工集中在下游及辅助性企业,而首钢京唐、首钢迁钢、顺义冷轧等新工厂,由于自动化程度较高,最终只能安置2万左右员工。这意味着,2010年前,首钢必须将6万多职工分流,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工程,一旦处理不好,不仅会引发职工不满,还会延误整体搬迁时间。

首钢集团宣传部吴建新处长表示,总体方案是按照职工意愿、企业需要分流,年龄比较大的职工,如果技术熟练的将继续留用,否则提前退休;年轻工人则通过培训更换工作岗位,不存在下岗概念。但对在首钢总部工作了几十年的工人来说,离开熟悉的北京和亲人,去一个200公里以外的单位上班势必会有心理和情绪上的障碍。

许多人在首钢工作10年以上,40多岁的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离开首钢离开家奔赴河北,并不是一个容易下的决定。

为了让职工减少外地工作的顾虑,首钢集团已经开通了北京—迁安、北京—曹妃甸的员工班车,在外地工作的职工将享受比较高的补助和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迁钢工人每两周可回北京休假四天,而曹妃甸员工则可以每周坐班车回北京。

即使这样,仍有许多人难以割舍北京生活。原因在于,无论首钢还是石景山区,通过首钢集团旗下产业分流6万名职工并不现实,不少40岁以上的职工需要进行技能培训,走入完全不同的行业。

据统计,在需要分流安置职工的64700人中,流向社会分流安置的有21000人,他们面临着重新择业和就业。为此,北京市财政已划拨10亿元专款,用于首钢职工安置和培训,石景山区也成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帮助首钢分流职工,提供政策支持、信息传输、技能培训等。

现在,首钢有一些在职或辞职员工都选择去开黑出租,潘贵兵就是其中之一。看到他的时候,这位在首钢已经工作了20年的工人正一脸疲惫,他每天下班后都开车出来拉客,一个月可以赚1000多元贴补家用。他非常果断地告诉记者,自己准备跟着首钢到河北,宁愿在北京开出租车。“首钢搬迁是大势所趋、国家需要,但我也要维持生活,何必要到河北那么偏远的地方去。”潘贵兵说。(摘自:《环球企业家》杂志2008年第8期 编辑:周南)